

四川文史資料选輯

第 十 輯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 編
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



四川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
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 編

一九六三年十月·成都

K250.6
21
2-10

(内部发行)

四川文史資料选輯

第十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 編
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员会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人民印刷厂印刷

1963年12月第一次印刷

本期定价：0.80元



編輯凡例

-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於保存和積累歷史資料，並推動撰寫資料工作的開展。所選的資料大部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事可能不盡翔實，觀點不可能完全正確，因此，本輯只在內部作為不定期刊物發行，借供研究歷史和地方文獻者的參考。
- 二、本選輯所選資料，包括從清末到全國解放各個時期的歷史的各个方面，不拘體裁，只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 三、為了幫助歷史工作者研究的需要並保存歷史資料，本選輯所選範圍，並包括重要原始檔案，遺著手稿，以及僅見孤本（包括報紙刊物）中的珍貴史料。
- 四、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 五、本選輯對來稿可以加以摘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雅安起义经过.....楊学端（ 1 ）

凤全与巴塘事件本末

.....四川省志近百年大事紀述編輯組（ 10 ）

辛亥革命和平解决“滿城”

的回忆.....刘顯之（ 33 ）

关于成都“滿城”的回忆点滴

.....徐孝悛遺稿（ 38 ）

陈洪范——四川軍閥又一类型 ...宋 钰（ 41 ）

万县“九五惨案”述略 ...柯仲生 李鉄夫（ 54 ）

“九五惨案”目击記.....陈梓光（ 60 ）

刘楊成都巷战与成都公学血案 ...张鴻图（ 67 ）

民生輪船公司紀略.....童少生（ 84 ）

重庆銀錢业为什么要使用划条、

本票盧瀾康（ 125 ）

苦忆四川烟禍.....謝藻生（ 137 ）

記刘湘甲子兵輪运烟购枪	黃应乾 (164)
洋奴、买办、軍火商人罗升之	馬紹周 (166)
美蔣在梁平修建机場罪行	熊伯虔 (179)
解放前雅安城的枪声	楊国治 (185)
蔣介石解决龙云西昌之行	張劍波 (196)
我在四川解放前夕主持的反共組 織活动	曾擴情 (203)

质疑、补充、訂正

关于方斌在自流井的搥索	陳况仲 (224)
对华大学生退学运动几点訂正	林茂莖 (225)
对“四川軍閥的最后一場大混战”的訂正	楊学端 (226)
对刘文輝援刘打賴事件訂正	張清平 (228)

附 載

《四川文史資料选輯》第一輯至第十輯分类总目錄

.....	(230)
正誤表	(242)

雅安起义经过

楊 学 端

蒋介石政权总崩溃的末期，与“川西起义”相呼应的西康起义又叫“雅安起义”，彻底粉碎了蒋军企图南逃苟延残喘的迷梦，加速了蒋政权的复灭。对全大陆的解放，起了一定的作用。那时我正在雅安任西康省军管区副司令，指挥两个补充团也参加了起义前后一些活动。现在把起义前后的经过情况凭个人记忆，叙述如次。起义时我在雅安，故主要叙述雅安地区情况。

(一)

解放前蒋介石对刘文辉集团的种种妨碍打击：

刘文辉在反动政权内部，素为蒋介石所不容。抗战开始后，一因刘文辉表示恭顺，圆滑应付；二因国内舆论制裁，蒋不敢公然对异己分子尽情打击。因此情势稍为和缓。但是蒋对刘的限制和妨碍还是不断进行的。

最初：派特务马希良带别动队一个大队，约四五百人到康省，长驻雅安。后又派特务罗国璽和某某等先后来康任税务局长，长驻雅安，暗中监视刘之行动。抗战中期，曾把缉私队、税警大队等武力开到康省，企图布置据点，为消灭刘

部作好准备。但为刘文輝所拒，不敢直开雅安，徘徊于新津、邛崃之間，伺机进入雅安，又为刘布置兵力于成雅之間，尽力阻碍其行动，終未得逞。

1941年，蔣又想从刘的内部进行分化，发表刘元璿（刘的子侄，时为137师长）为新12軍軍长，令其回雅向刘索取部队开到陕北参加反共。刘元璿年少气盛受特务的支使，

（复兴社已吸收他）因要部队，刘文輝只給他一个团，元璿不滿，竟与其弟元琮在大邑、邛崃間打了一仗，始率一个团悻悻而去。（刘元琮是元璿的弟又是他的旅长，认为元璿离开廿四軍，这个137师长就是該他继任，把这旅留在廿四軍不跟元璿走，又可得刘文輝的欢心，竟同元璿要动武，元璿无法只得率一个团悻悻赴陝——編者按）。結果刘元璿的軍长沒有干上一年就为胡宗南所取銷，連帶去的一个团也被吃掉了。这在反动派内部大魚吃小魚是常有之事，也說明蔣介石对刘文輝部分化瓦解的一般情况。

抗战胜利后蔣介石在昆明解决龙云，行动一开始，蔣本人就飞到西昌，就近指揮对龙軍事。同时还想順手将刘文輝一并解决。我記得在蔣到西昌之翌日（1945年10月），蔣曾致电刘文輝說：“西昌风景优美，惜不得与兄同游耳。”其意就想刘也到西昌，他好施压力迫其就范，如象对龙一样派飞机把他載到伪中央所在地控置起来，刘文輝賴軟硬兼施圆滑应付，終于摆脱牢籠。

及到全面內战时期，蔣对刘的猜忌防閑更是加剧。除了特务的严密監視外，在西康省为刘文輝布下两个絆脚石。一个是在西康的榮經、天全、芦山等县发动“內变”。支使地

方土豪陈之武、朱世正等武装叛变，围攻县城。在榮經城边把保安司令张六宾打死，将天全境内的康雅大道阻塞，造成紧张局面，以此来削弱刘軍的活动力量。

另一个絆脚石是：在邛雅之間的总崗山，派特务张广德（黄埔四期生）組織武装号称万人。在刘軍駐区内打家劫舍，使刘軍疲于奔命。

这是雅安起义之前的实际情况，起义以后，演成土匪成群，围攻城市，截断交通种种混乱現象，都与蔣軍事前布置妨碍刘軍活动是分不开的。

（二）

刘文輝部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旧时代的刘文輝是四川一个大軍閥，又是一个善于观察环境应付环境的人。抗战胜利后蔣政权已接近总崩溃，刘为了能自存自保，对内更加强控制，对外更为接納，以备待机掉头起义。

刘文輝自与刘湘交战失败，退至雅安后，保留部队不多，主要由其子侄元璋、元璫、元瑄、元琮等率領。旧人带兵者张伯言、袁国瑞和我二、三人而已。这就天然形成以亲族子侄为主体的局面正符合他加强内部控制的意愿。

1937年夏，抗战前夕，重庆开整編會議，24軍編为三个师，由陈光藻、唐英、刘元璫三人为师长，番号为136、137、138师（我是当时的136师第一旅旅长）。137师师长刘元璫，旅长刘元瑄、元琮，团长刘元机，营长刘元琛。团长中絕大多数是大邑人。当时就有“十团九大邑，一师五个元”

之說。

抗战末期，部队屢經改編，24軍保存两个师一直屬旅。136师刘元瑄駐西昌，137师刘元琮駐雅安，子婿伍培英为直屬旅旅长駐康定。

刘文輝在起义前，为了便于领导，更好地进行准备工作，执行預定的所謂“应变計劃”。又将駐西昌的136师师长刘元瑄升調为24軍軍长，駐雅安。伍培英升为136师师长駐西昌。刘元琮仍任137师师长兼副軍长，駐雅安，兼顧洪雅。

当时的西康省，因地形关系，分为三个区域——宁属、雅属、康属。其中康属的西昌是重点，伪中央在西昌設有所謂“委員长行轅”。主任前为张篤伦，后为賀国光，遍布特务，并駐有相当武装，情势极为复杂。刘文輝对此不能不特別注意。在其为“西康起义”拟定計劃时，預定以伍培英負西昌区起义的軍事全責，但又考虑到伍新到西昌，情势不熟。曾一度拟由西康省民政厅长张为炯（起义后任西康省副主席，現任成都市副市长）和我（我那时任西康省軍管区副司令，与张为炯同是西昌人）到西昌协同伍培英共同主持起义，张为正、我为副，名义未定，后因事牵制，未实现。西昌起义实际仍由伍培英单独負責进行。雅安的起义則由刘元瑄和省保安副司令王靖宇主持进行。康定由张为炯和原屯垦司令唐英負責进行。

只記1949年9月某日，刘文輝最后一次由雅赴成都时（依我的記憶从此以后刘未再回过雅安）在私寓內召集內部主要人員开秘密會議。是日到会人員有保安处长王靖宇，137师师长刘元琮，24軍參謀长楊家楨，軍管区副司令楊学端，

24軍參謀处长侯希五，駐雅团长黃以仁、朱世呼、張懷猷，上校通信營長高國梁等。24軍軍長劉元瑄在成都，136師師長伍培英在西昌未到。會議在劉私邸臥室外小客廳開，警衛森嚴，極表縝密。參加會的人員都怀着緊張心情，現出忧虑的面孔。是時蔣政權的垮台已成定局，時光已接近天明。但是會上还是不敢大胆直率談話，只能說些彼此心領神會而表面不着痕迹之言。首先由劉說明本人將赴蓉、渝的必要，次言希望大家在統一意志之下，團結內部，聯繫民眾，作好自己工作，以待時局變化，不必驚惶恐懼，盲目妄動。最後說，只要大家能聽他的話，一致行動，就有前途。劉發言後，王靖宇、楊學端、劉元琮都發言擁護，愿在他靜以待動的指示和預定計劃（暗指應變計劃）之下進行工作。私人決不作任何單獨活動。會後劉即去蓉。以後我們即照此會議的指示，暗中準備，作了些儲糧儲彈，充實內部，聯繫地方的工作。減輕了以前徬徨無主、心慌意亂的情緒。這樣下去到12月初旬，才揭開蓋子參加起義。

(三)

雅安起義經過概述：

1949年4、5月，我解放大軍渡過長江。逃亡在廣州的偽國民政府遷避來川。入秋後全大陸幾乎全部解放，只余西南一角，反動派尚圖凭借頑抗。及至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野、二野進軍解放西南，已開始出動。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部見起義時機很快到來，暗中積極準備。而反動派對他們也更加密監視防閑。西昌增加了偽中央武裝，雅

安加强了特务网，刘、邓在成都的住宅附近，时有特务潜伏，准备必要时对他们不利。12月初，蒋弃重庆狼狽飞成都。刘、邓乃于12月6日秘密出走至新繁的龙桥，脱离反动派的羈絆。9日在彭县通电起义。

雅安軍政財經各个方面，对起义虽有所准备，这些准备，即所謂“应变”（那时我們不愿用“起义”字样），都是以刘文輝的意旨为主体的。刘既不在雅，势不能不另有負責的机构和人。于是預拟在雅安設立一解放委员会，以24軍軍长刘元瑄和保安处长王靖宇为主干人員，結合各进步党派和地方負責人員組成，以便指导全軍全省的起义事宜。至宁属和康属因地域关系須有专人负责。預定以师长伍培英和原宁属屯垦委员会副主任袁品文等主持其事。康区以民政厅厅长张为炯、屯殖司令唐英負責主持。雅安所設的西康省解放委员会則总其大成。解委会在成立时，又仿照云南起义之例，改称为“西康省临时軍政委员会”，后来又改称“西康省临时軍政會議”。这只是解放后领导机构名称的变革，实质不变。

1949年12月6日刘文輝与邓錫侯潜离成都至龙桥（潘文华因病未来亲自参加，有人代表，并由刘、邓为他負責）。到夜間始与雅安电台取得联系。我們在雅安知刘已脱离樊籠，才更大胆地公开地作起义布置。次日刘、邓受蒋軍威胁，即由龙桥移住彭县。刘因仓卒出走，許多重密本和呼号都未帶出，与雅和各方面的通报，大大受了局限。起义通电也无法发出。12月8日用明碼由彭县发至雅安，轉請中共雅安地下电台发出。（刘、邓、潘三人的起义电文是由雅安电

台12月9日才发出的)在彭县与雅安通报时,就为蔣方所收听。所以我們尚未看見起义全文,而西昌的賀国光(伪中央行轅主任)已知刘、邓、潘在彭县通电起义,来电质詢究竟。

1949年12月9日上午,雅安的西康省临时軍政委员会正式成立(簡称“軍委会”)。会址在雅安24軍軍部內。由軍长刘元瑄、省保安处长王靖宇主持。成員有刘元琮(元琮赴洪雅督师堵截胡、王南下时,由副师长唐福珠代)、楊学端(宁屬代表,西康省軍管区副司令)、楊家楨(赴成都未到)、张志和(民盟)、彭迪先(民盟)、陈耀伦(省田粮处长,雅屬代表)、陈某(康屬代表)和民革的某某等共約十五六人。中共地下党员一人曾来参加會議数次,后来未出席,据說未得党内指示,不能出席。

軍委会成立时全体人員齐集軍部后面旗場举行典礼,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軍进行曲,由刘元瑄簡略致詞,大意是自来反蔣,今日参加革命等語。大家當場把青天白日帽章取下,換上紅布剪的紅五星。

軍委会成立即分別规划,加强布署,阻止胡、王南退,确保雅安,以瓦解反动派的残余力量,这是該会的首要任务。其次是接收伪中央在康的一切軍政財經机构。这是第二任务。这任务,得以按預定进行,順利接收,无可記述。現只就胡、王南下情况,述其梗概。

(1) 胡宗南匪部的窜扰(洪雅阻击战);

我解放大軍既向西南进军,胡宗南全軍經由陝南退至川西平原。以一部开到重庆,保卫蔣介石。主力則集結成都,其先遣的师旅早有到达乐山、眉州者,积极进行向西昌撤退的

准备。11月底重庆解放，一野、二野长驅直入四川盆地，胡急图南逃。以其基本队伍第一軍(軍长陈鞠旅)为骨干的李文兵团掩护其訓練团、家属团和后勤大部拟由成雅大道經雅安南下进入西昌。行至邛崃，为24軍駐邛崃、名山之陈明揚、毛体丰所阻，相持数日，雅軍委会又增兵阻击。胡部无法，乃改道由蒲江、丹稜南进，想經過洪雅，进入西昌。雅安又派刘元琮137师在洪雅阻击，对抗数日，胡軍为了要逃命，猛冲刘师，同时又利用总崗山张广德匪部肆扰于側背。因此刘元琮师陷于苦战，几不能支。适解放軍已解放嘉定(乐山)繼續前进，很快就来到了洪雅，与刘元琮会师，接替了刘师正面，向胡軍扫蕩，立即将胡部李文兵团击潰(刘师换下来集中雅安，将往援富林的爭夺战，因事未果)。胡部第一軍軍长陈鞠旅等在战敗时实行火綫起义，获得我軍寬大待遇，任为西南軍区高参。在高参室时与我相处頗久，彼此情况頗詳。据陈說：胡軍部想打通成雅大道，消灭刘文輝軍。不料遇到刘軍的頑强抵抗，大道前进无望，以为洪雅方面必然薄弱，因想乘虛向洪雅南进，与从叙、瀘南走的宋希濂軍会合。不意乐山很快就被解放，宋軍已被消灭。結果胡軍全部，也在丹稜、蒲江、洪雅地区全被消灭，瓦解无遺。这是雅安起义后遭到的大反扑，所幸解放軍来得神速，否則我們是吃不消的。綜合陈所談与当时情况是符合的。

(2) 王陵基匪部的进攻(五家口战役)：

与胡部进攻的同时，王陵基亲自指揮十几个保安团由崇庆、大邑进攻，想經由大邑、芦山間山地向雅安进军。其先头已通过山区，到达距雅安50里之五家口。遭到我軍的强烈抵

抗，相持七、八日。这在当时称为“五家口战役”，也是雅安起义后所遭的反动派反扑之一。当五家口战事吃紧之时，正是邛崃、洪雅受攻正紧张之际，24軍已无部队可以抽调，軍委会对此，以西康省保安队为主力抵御部队，并調原担任守备城区的軍管区司令部直属补充第二团张怀猷所部，前往增援。经过几天的恶斗，才将王部击退，雅安获得安全。在苦战期中雅安不能不作万一准备，24軍軍部必要时拟至天全，保安部和軍管区部队准备必要时移至周公山、平史坝暂避其鋒。王陵基卒不得达其南下企图，终于败退回川，为我解放军所俘获。

(3) 总的情况是：雅安于12月9日正式宣布起义，立即遭到四面攻击。东面，邛崃、洪雅受胡軍的攻击和总崗山张广德的滋扰；北面，五家口遭受王陵基的拼命进攻；南面，富林、汉源受到賀国光、宋希濂的侵袭；西面，受到由甘肅退入康定的田中田等部的威胁。因此雅安当时四面受敌，处于困境，日夜不安。我們那时都天天盼望解放大軍早日来雅，以解放我們于困境。刘文輝在起义后，已与我人民解放军取得联系，时有电文指示：“解放军不日南来，望尽力阻守，完成解放任务。”我們只好等待。好在为时不到两个月，1950年2月的某日我解放军62軍开到雅安。西康乃获得彻底解放，軍民获得新生。

(政协四川省重慶市委员会供稿)

凤全与巴塘事件本末

四川省志近百年大事紀述編輯組

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清駐藏幫辦大臣凤全，在四川川边地区巴塘被戕，当时称为巴塘之乱，在清末，系有关边藏的一重大事件。本刊先后在第二輯所載《赵尔丰經边始末》、《赵尔丰对川边的統治及措施》；第六輯所載《赵尔丰經營川边聞見忆述》；第八輯所載《有关十三世达賴喇嘛出走內地及印度等史实的查証》等文中，皆談到这一事件，但都語焉不詳，讀者多以为問，茲特搜集清末有关档案及当时有关諸人的著述、記录，加以比較系統的整理，提出一个綫索，以供研究参考。

一、藏务紧急，駐藏幫辦大臣移駐察木多，

升打箭鑪为直隸厅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帝国主义对我国西藏的侵略，已从传教、通商、搜集政治及軍事情报发展到阴谋分裂西藏，甚至武装入侵，企图并吞西藏全境。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英軍开始武装入侵西藏，一八九〇年（光緒十六年）簽訂《中英印藏条約》使西藏地区哲孟雄（錫金）被英国并吞。一八九三年，英国又强訂上述条約續約，使亚东开

为商埠，英人得以自由出入藏、哲边界。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英籍間諜烏真·卡集，把英国駐印度官員的一封密信，送給达賴喇嘛，信里表示英国政府可以締結一項优惠条約，保証西藏不受“中国侵略”，阴谋未能得逞，終于一九〇四年又发动对西藏的武装进攻，逼使达賴北走青海。

早在英国覬覦西藏的同时，帝俄沙皇也积极企图插足西藏，千方百計，拉攏西藏地方当局“反清、仇英、亲俄”。

英、俄爭夺西藏，使西藏地方当局的分裂傾向逐漸加深，而川藏交界的里塘、巴塘、瞻对（新龙）、察雅、察木多（昌都）一带漸感多事，时有騷乱，川藏交通时被阻塞。为此，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光緒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九日）川督錫良即奏請將原雅州府屬打箭鑪（康定）升为直隸厅，改隸建昌道，以便管理关外土司。原奏摘要如下：

奏为川省徽外，事勢繁重，拟請升打箭鑪同知为直隸厅，便于考核根員，撫綏边境，恭摺仰祈圣鉴事：窃查雍正七年新設雅州府分駐打箭鑪同知，令其管轄土司。……該同知本系要缺，而現在尤关重要者，則以川、藏相距七千余里，川之察緩急于藏，与藏之資饋运于川，二者皆以西、鑪为枢紐。近年藏务孔棘，所以責任該同知者动关艰巨。且徽外各土司，地勢荒闊，族类繁杂，控制本为不易。自瞻对划归藏属，番官侵暴，川边土司弱者懼其威而甘于輸納，强者怙其勢而恣为奸橫，几若知有藏而不知有川，匪惟蚕蝕紛爭，抑且弁髦王章，輕侮边吏。巴、里塘根員又以隔川过远，上司耳目难周，非庸懦以求苟安，即猥瑣以盈溪壑。打箭鑪就近知其得失，然无考核之責，不当論列是非。前者师旅頻兴，推原祸畔之端，罔不由此，而墮誤于无形者更难备論。奴才悉心体察，求无增改建置之煩，而深有益于边务，莫若將打箭鑪